孟京辉：戏剧节还是太少了

全新剧作《十二首情诗》在阿那亚戏剧节首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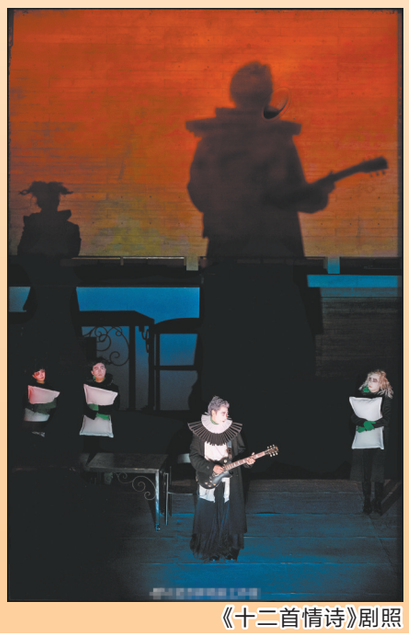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6月15日至25日，2023阿那亚戏剧节携全新主题“呼喊和细语”在河北秦皇岛阿那亚社区启幕。本届戏剧节以“呼喊和细语”为主题，一方面集中探索与展现“艺术能如何被表达”，用海水、绿地、森林、海滩的天然之景激发艺术家的潜力与情感；另一方面，戏剧节也开启国际化深耕，邀请来自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日本、匈牙利等国家的十余部戏剧前沿作品与中国观众见面。

戏剧节艺术总监、导演孟京辉近日在阿那亚接受了羊城晚报等媒体采访。从业30多年的孟京辉表示自己的创作力依然旺盛，戏剧节欢畅流动的氛围让自己“重回年轻”：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但是在戏剧上，我的精力好像是无限的。”

阿那亚戏剧节　戏剧大巡游引来游人狂欢

孟京辉


《十二首情诗》剧照

A 新剧致敬四大家
“热爱生活，是他们的共性”

羊城晚报：新作《十二首情诗》在阿那亚戏剧节首演，请从导演角度介绍下这部作品。

孟京辉：我们在这部剧中将法国“喜剧之父”莫里哀的两部早期剧本合二为一，由此改编而来。“空花组”（注：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签约演员演出团体）在剧中演绎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他们各自面临爱的难题。

莫里哀早期的剧本比较有流浪艺人的感觉，我们在此基础上添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对人内心的描述、聂鲁达的情诗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哲思。我们想通过把这四种东西叠加在一起来创造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里有思考，有娱乐，有悲凉，也有忧愁。

这部剧是一种致敬，向莫里哀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加缪、聂鲁达这些历史上我们特别心仪的剧作家、文学家表达崇敬之情。

羊城晚报：在你看来，剧中致敬的四位大家最大的共性是什么？

孟京辉：他们的共性是本质上都热爱生活。聂鲁达就不必说了，加缪用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社会，实际上，他也特别热爱当时他自己存活的世界。当然了，我也特别热爱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，我觉得这点上是共通的。

羊城晚报：从《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》《恋爱的犀牛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初恋》《九又二分之一爱情》到最新的《十二首情诗》，“爱情”一直是你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和主题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作品当中的“爱情”从最初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演化？

孟京辉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。艺术工作者脱离不了时代，时代所有的变化都会给你的作品留下印记。但有一些“真正的根”是不会变的，比如，人们对爱的永恒向往。

羊城晚报：以一个创作者的身份，观察当下人们的爱情语境，你觉得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？

孟京辉：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，所以我通过我的作品来回答了。

不过，在这么多元化的时代里，我的所有创作，都只是一朵浪花、一颗小水珠。我代表不了整体面向上大的东西，但我沉浸在整个大的时代环境当中。当下的美学，人们的生活态度、生活方式，人和人的关系，都会影响我。

B 无惧热闹围观
“勾起人们交流的意愿最重要”

羊城晚报：走在社区里很容易观察到，本届阿那亚戏剧节的整体氛围相当快乐。作为艺术总监，你眼下的状态如何？

孟京辉：确实如此。我现在特别兴奋，特别高兴。尽管睡得很晚，但我每天早上7点多就醒了。我觉得一切都特别美，在这儿你感觉空气好像都跟你有互动，这太好玩了，我一下也变年轻了。人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，但是在戏剧上，我的精力好像是无限的。

羊城晚报：本届阿那亚戏剧节的主题是“呼喊和细语”，我们如何解读这个主题？

孟京辉：“呼喊和细语”，两者因为交流者的位置远近和声量不同，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。人们可以对二者有很多解读，比如互动性，比如人与人之间紧贴着的交流感。

实际上，在排练的时候，我们最爱说的词是“好玩”。看景看戏，有时候看的就是人的心情。人们玩起来了以后，带着美丽的心情，才能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，进而在过程中激发、产生出自己想要的那种美和丰富性。当然了，我们还借这个主题致敬了伯格曼的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——《呼喊与细语》，这部电影我特别喜欢。

羊城晚报：本届阿那亚戏剧节首次引入了国外剧目，其中不乏比较抽象的，文化隔阂在所难免。观众是否能理解剧目，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否重要？

孟京辉：文化隔阂确实存在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办戏剧节的重要原因——用艺术来愉悦大家，让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习俗、不同的表现形式、不同的说话方式、不同的内容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互相交流的欲望。

在本届戏剧节里，有特别浅显的作品，也有特别深刻的作品，比如意大利前卫戏剧重要代表人物艾玛·丹特的《悲惨亲吻灵魂》，剧本身特别丰沛；像《形同陌路时刻》，在让人共情的同时，又会给人莫名异样的感觉……有些剧连我也看不太懂，但是没关系，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有多元的、不同质感的“艺术颗粒”悬浮在戏剧节的整个空间和氛围里边，勾起我们探求和互相交流的愿望。

羊城晚报：阿那亚戏剧节是一个经常上微博热搜的戏剧节，其相关内容也成为小红书和抖音上的热门。在这种热闹的围观下，如果大众奔着“消费戏剧”的心态而来，对从业者来讲会是一种冒犯吗？

孟京辉：确实，今年来参加戏剧节各个板块活动的人非常多。我们估算了一下，大概有5.5万人次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你可以说他们是为“消费”而来，也可以说是受“吸引”而来。

大家来到戏剧节，不知道布莱希特是谁，不知道斯特林堡是谁，不知道哈罗德·品特是谁，其实都没关系！我昨天跟人交流，对方提到的好多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在交流当中我们也在提高、成长，而且我觉着在交流中人容易变得善良。

归根结底，我觉得，来到这儿的观众、游客或者从业人员，都有一个共通点——大家都是奔着一个新的感受，一个我们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来的。这真的挺好的。

阿那亚戏剧节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

C 戏剧节各有特质
“为年轻从业者打造更多发展环境”

羊城晚报：眼下，全国各地的戏剧节很多，很多从业人员也交叉出现和参与。难免会让人有“节太多了，艺术家都不够用了”的观感。

孟京辉：我懂你的意思。但是我觉得戏剧到处都在发生，每个戏剧节的质感也不一样。至于数量的话，我觉得不多，越多越好！不同戏剧节能让你在各个不同状态的氛围里边找到不同的自己。跟别的文艺活动相比，戏剧节还是太少了！

羊城晚报：就拿你都深入参与的乌镇戏剧节和阿那亚戏剧节来比较，它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气质呢？

孟京辉：完全不一样。乌镇戏剧节是在“小桥流水”的地域面貌下，更强调专业性、学术性、国际性。阿那亚戏剧节更包容、更宽广一些，这可能跟我们所在的环境是大海有关。在这里，好多戏剧之外的、更加诗意的东西会出现。

羊城晚报：相比较而言，影视圈总是会更热闹一点，戏剧舞台相对来说会寂寞一点。作为资深从业者，你如何看待这种不同？

孟京辉：我比较幸运，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做戏剧。对于我来说，做戏剧是真的来劲儿！当然，我也导过电影，前一阵我还弄了一些电影短片，也做得心旷神怡的。成片也怪模怪样的，很有我自己说话的腔调。我特愿意尝试，但归根结底，还是在舞台上我最兴奋，我属于舞台。

羊城晚报：大多数从业者很难有同样的幸运，对于年轻的戏剧从业者，你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吗？

孟京辉：没有什么可分享的。

其实，我们做戏剧节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有更多的发展环境，让大家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种自豪感。有一个环境能让人得到沉浸式的美学体验，这对于创作者的成长是很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：最后，你如何看待戏剧或者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？

孟京辉：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、经历和梦想不一样，答案肯定也各不相同。

发自内心地讲，对艺术创作者来讲，艺术美学、艺术表现力、艺术创造力、艺术想象力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对我来讲，观察、感受和体现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”非常重要。对于努力在社会里扎根的青年人来讲，他自己的发展目前来讲肯定是重要的。

《十二首情诗》海报

我想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，“在生存之后，什么是最重要的”。所以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，执掌着主体价值观的这些人很重要。

阿那亚戏剧节开幕式

《我爱你！》广州路演遇两对求婚

梁家辉想跟惠英红演母子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（左起）梁家辉、叶童、惠英红、倪大红　龚吉林 摄

端午档上映的电影《我爱你！》，6月23日下午举行广州映后见面会。除了倪大红、惠英红、鲍英麟、卢秋萍四位主演到场，原本不在路演名单上的梁家辉和叶童也突然惊喜亮相。再加上现场一老一少两对观众突然求婚，见面会的气氛十分热烈。

两对观众现场求婚

“今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。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”一位外地男生在举手发言时，突然话锋一转，当场向他的客家女友求婚。梁家辉无厘头祝福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没想到高潮还没完，接下来，一位阿公在发表看片感受时，突然向身边已经结婚四十周年的太太送上晚到的结婚戒指：“这辈子你是我的。戴上戒指，下辈子你也是我的！我喜欢你！”没想到阿婆不满足地反问：“那你爱我吗？”阿公大声说：“我爱你——不然我去爱别人吗？”

《我爱你！》讲述的是两对老年人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。影片6月21日上映后感动了无数观众，截至记者发稿时豆瓣评分高达7.9分。片名“我爱你”成为当天映后见面会的关键词。惠英红和倪大红在片中扮演一对CP，现场惠英红也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倪大红说出比片中发音更标准的“我中意你”。在片中跟叶童扮演苦命CP的梁家辉也对“倪红灯”CP表示羡慕：“不管生老病死，不管世俗眼光，就是我爱你！”说完还俏皮地举起双臂，给所有人比了一个大大的心。

梁家辉比心　龚吉林 摄

梁家辉要跟惠英红演母子

《我爱你！》中，惠英红、梁家辉、叶童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一致激赞。尤其是梁家辉，“收着演”的风格跟他过去的角色很不一样。当天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过去有个‘病’，演戏喜欢‘泼出去’。导演找我演这个角色，就是想‘治疗’我，控制我的‘病情’。在片场每当我的‘病情’发作，导演就立刻摁住我。但是戏拍完了，我又‘回来’了，还是喜欢‘泼出去’。”

惠英红在片中扮演一名因过往经历而失去自信的女性，她介绍：“这个角色傲气之中带着自卑，但演得太低调会没有味道，所以我用了很多身体语言和眼神讯息。比如有一场戏，因为她失去了身边所有的亲人，我就要把自己身上的生命力掏空，只剩下一个躯壳。”她透露，那场戏她和倪大红淋了好大一场雨，“拍完之后我们两个都崩溃了——体力崩溃，精神也崩溃。”惠英红笑着说，“拍《我爱你！》，我也是拼了我的老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”

老戏骨之间飙戏过瘾，几位都约好了以后还要再搭档。惠英红说，她想跟倪大红演两个大反派：“我们当对手，互相厮杀，就像棠夫人（惠英红在《血观音》中的角色）和泰叔（倪大红在《狂飙》中的角色）一样。”梁家辉则打趣说：“我要跟惠英红演母子，父女也行，反正我们两个的演技都杠杠的！”

《八角笼中》广州路演

王宝强：这个故事是从我身上“长”出来的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将于7月6日上映的电影《八角笼中》，6月23日路演到广州。作为王宝强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，《八角笼中》在端午假期的点映场中受到多地观众的高度评价。广州路演适逢多地雷雨天气，当天王宝强及该片演员陈永胜、史彭元、张祎曈赶早上6点的高铁，足足坐了8个小时火车才赶到广州。而广州的观众也用热烈的掌声和发言，表达了对影片的喜爱和对剧组的欢迎。

《八角笼中》讲述前格斗冠军向腾辉和一群无人照料的孩子之间的故事。成为像他那样的格斗冠军，成了孩子们生命中最大的理想。但是，种种困难和挫折，却横亘在所有人的前面……

“这个故事就像是我身上‘长’出来的。”王宝强说，“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没成名前遇到的困难就跟片中的孩子一样，所以在为这部电影勘景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满满都是我童年的回忆。”他透露，片名“八角笼中”是最初的创意，也是他最后的决定：“我们选过很多片名，但感觉只有这个跟故事最匹配。不光是因为刚开始的格斗在八角笼中进行，还寓意着每个人都在一个隐形的八角笼中，跟外部对抗，也跟自己对抗。”

《八角笼中》海报

王宝强透露，对片中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所有演员，他唯一的要求就是“真实”：“我不要任何表演的痕迹，只要生活当中那种自然的状态。”而花了6年时间拍成这部电影，也是他多年积累后成长的需要：“可能年龄和阅历到这儿了，自然会有自己的表达。”

王宝强表示，希望《八角笼中》能带给所有人力量，“我想拍一部能给所有人带来希望的电影，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困难打倒”。